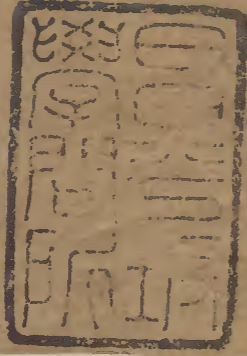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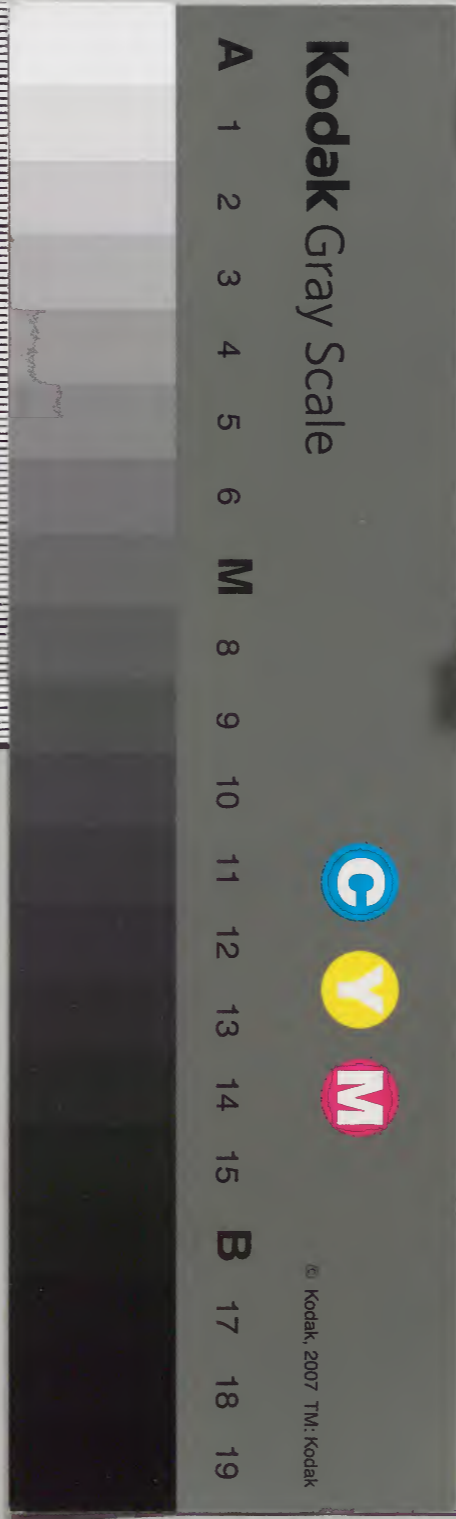
十六七



			一〇〇	漢書門
一	一	七	七	類
二	一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三	一	漢
二	〇	書
一	七	
冊	六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6
冊數	12 (10)
函號	311 21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南華經三註大全卷之十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

淺草文庫

徐無鬼節

節註

嗜慾好惡內
外無可故云

病矣不對不悅其
言也夫真人之言
伊遜哉唯物所好
之可也從橫說之
而君未嘗故齒是
直樂鷄以鐘鼓耳
故愁也聞相狗馬
而喜送人去國而
見其所知各思其

見讀莊子到此不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嶂爭奇猷怪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

林慮齋云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

徐無鬼因女南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

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

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則喜久得之則忘

呂註

無鬼忘武侯之勢而針其

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無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死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後人飢則為用而有求者中盾若視日後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後忘

之則忘已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况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卸則死與樂若失則死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况天下之士游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身天下之馬後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

曾補南齊書卷之三

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卸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

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馳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父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跟音即蹙曲恭反

鼯音生鼯音由欬音愛反

接者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狝足以悅夫

吳註

無鬼益神人而不容心於其間

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劉暴亦悅而啖喻之有道故也

方註

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

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以死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之意于狗馬耳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

曹補南齊書卷之三

林廩齋云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甚有意趣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之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血卽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啖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橫從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爻為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爻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啟齒啖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鼪鼯之徑柱塞也跟音即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

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字泰定而不虧其本也無為不虧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所以能入于道也

劉註

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

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狻可形容至於脚文長一又善述其難駕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鈞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狻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故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發畧也

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畧聞此語如逃空谷而

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警

效喉中之聲也恬淡寂寞無為各安其性余之

情自適其適而已無病善安所取勞哉而武侯

則固勞矣君將盈嗜欲滋好惡則逐物喪真而

于君矣矣對外交病君之勞莫甚焉而武侯超

者病矣矣對外交病君之勞莫甚焉而武侯超

然未病矣矣對外交病君之勞莫甚焉而武侯超

論狗馬而相士之道實寓言表徇之下者執飽

而不可執飽謂以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狸德也

若併其思乎然神之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

蓋併其思乎然神之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

子養雞所望之如木雞者蓋亦類是蓋執飽

無養者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休以喻士之

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者

然後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

有為推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因馬者方圓曲直

動合矩度與國士也若夫天下馬者若卸若失

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者

之意老莊立論主意只在疑神守氣千言一音

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

矣散只為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直是自信具

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夫詩書禮樂之文與

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戲亂

增補神宗紀三言

今也一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
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其為真
之言空谷之警效也焉得不覺然而喜大說而
笑乎虛空即空谷也柱塞也靴馳之運山溪之
間馳馳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
欲行貌位處也言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
自不勝其喜况又聞親戚昆弟之警效乎則其

見武侯節

陸註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

養而未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勞以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意末言君勿謂乃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其以為乃乘匹夫者所處異焉耳侯之登高居下者然夫物有各足登焉

不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君獨以為高為長而苦短者下者之民歎其膏血以養在己之耳目鼻自以為得矣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也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奸奸之為言亂也今以声色臭味之塵陰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伊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伊哉於以深思而

喜又殆有甚焉者以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訛咲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縱橫押闢皆非人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羨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羨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自得之則知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以其生之厚而益生曰祥之旨可以引伸而得之矣此下正言而

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也而無鬼則以為不可者伊也謂其為之以有心也伊

者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其害

害民之始有心偃兵則警備之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

遠以造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之事最

不可以有心為之若自此為之以有心則雖是以成仁

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為不成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

可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為仁義而且絕於

為矣君得无偽乎哉蓋當時之諸侯有假借仁義之名

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故无鬼言此以儆之伊謂成美

惡器凡造化物理

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林肅密云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

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二者同也登

高不為長居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

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

和與物和同而為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

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

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

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有意于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

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

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

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

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

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

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

聞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

出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錨壇祭祀

成之于先者又虧
 之于後故始治
 常卒乎乱至人深
 達化權故一以無
 名之朴鎮之而不
 以成美自居夫形
 固有造形者无形
 則无造矣成固有
 伐之者無成則无
 伐矣变固有外戰
 者心平則争息矣
 是盖不為禍首不
 為事先無心順應
 修胸中之誠而勿
 櫻則既無害民之
 端又無造兵之本
 所以為得君亦必
 死盛鶴列於麗譙
 之間徒騷於縑壇

之宮麗譙宮樓名
 鶴列陳兵也徒步
 卒也壇縑之宮社
 稷之地也夫嚴肅
 之所自合清虛神
 明之舍本宜靖謐
 以况心本无生忽
 然起念則是鶴列
 於麗譙之間徒騷
 於縑壇之宮失常
 之变莫此為甚原
 其愛民偃兵之心
 不过藏仁要人以
 為強國之計是謂
 藏逆於得智以為
 謀以巧取勝以戰
 天不於才術仁義
 之中以兼人之土
 地而殺人之士民

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踞寢此言宮之内也其
 意盖曰君之用心若與物聞則一室之内皆若
 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争奪之境界也釋氏
 所謂一切用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
 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莖逆於得此一
 句下得亦好巧机心也智謀自机巧而出也戰
 争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于人雖殺其
 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
 而不知吾之胸次為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
 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得其神孰為得失

故曰不知孰善言那個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
 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
 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
 無所櫻拂以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
 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子玄
 云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無壺若苦民以
 養其耳目鼻口是遠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
 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
 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己偽矣為蒙則名
 彰名彰則競與競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
 情相欺欺則偃兵可得乎從無為為之乃成耳美
 成于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也君為
 仁義民將以偽繼之未肯為真也仁義有形故
 偽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
 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蒙

增補華經卷之三

卷之十一 德無

六

收其子女玉帛以
 養吾耳目口鼻之
 私以快吾神而不
 知吾神受內戰之
 傷亦已多矣如是
 則所獲不能補其
 所亡所得不能濟
 其所傷其戰也果
 孰為勝之安在乎
 君若勿已矣勿已
 即无已之意謂欲
 言之而不止則莫
 若修吾之誠以應
 吾天地之情而勿
 身物櫻修吾之誠
 則絕去仁義之幾
 偽者一味虛靜恬
 淡寂寞无為自然
 與天地之實理相
 應而凡事物之去
 來順逆自然各適
 其理不相櫻亂也
 夫民禽生死皆懸
 於君之一念如是
 不身物櫻則無心
 變齊戰之患而民
 之成脫矣又何有
 偃兵之害哉蓋直
 說到個行无行撲
 無臂仍無兵的地
 位非至德其孰能
 身於此

○黃帝一節

部註

聖者名也名
 生而物迷矣
 雖欲之乎大隗其

增補南華經三言

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
 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
 以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
 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之服而无勝名也不
 知以何為善則雖剋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
 修己之誠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駢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
 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林肅齋云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

閻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

增補南華經三言

可得乎為天下者
若此言各自若則
無事矣无事乃可
以為天下也乘日
之車出作入息也
為天下莫过自放
任自放任矣物亦
奚攬焉故我无為
而民自化也夫事
由民作令民自得
又有道也馬以過
分為害師夫天然
而去其過分則大
隗至矣

呂註

欲見大隗而
聖方借所
以皆迷亦狴七竅
鑿而渾沌歟夫欲

見大道而聖知不
絕宜其至于上達
迷而不悟也人心
具神則無方而
遊不出乎六合之
內非有脊病不若
是欲已之則莫若
以明而上達乘日
車而遊寰城是也
雖然少痊而已以
其狴乘日之車也
弗乘而遊乎六合
之外其狴有患乎
為天下者狴養心
去其為害者而已

知士一節

曾南...

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
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目
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
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
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
說破也馬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
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
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為我之師也陸

方壺云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闕滑稽兼帝為
七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
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持于六合之內言子
少自知竟便自遊于有方之內每物為構斬竟
瞽昧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寰
城之外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
合之外層更有一層黃帝見童子之言知其非凡
謂請問為天下之道為天下亦不寓言老子所
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詳已蓋為天
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返還婦復故
曰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
問為天下之道而已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
異於牧吾馬哉契草飲水順其自然去其所以
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
以害吾身者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
黃帝稽首再拜曰天人
也真吾師也作禮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
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增補華經三言

部註

不能自得于內而樂物于外故各以所樂圖之則万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故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勤事非其巧則倚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于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之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故貴賤无常士之所能各有其靈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之而不物非毀而伊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

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困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于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格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

增補華經三言

增補華經三言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林慮齋云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慮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諛訊也好察之士

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為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物與朝與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為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

增補華經三言

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先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後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以皆順比于寒而不知有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物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方註 凌誅凌輒也 誅問也每事歷過評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為已事如招攬之也與朝立于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也

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史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其序而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所謂回光反照也○陸方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誅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樂然皆為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奚樂不樂哉凌輒也誅如今之誅語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得民之心者榮官謂以官守為榮筋力之士則孟賁為獲之後

曾南野筆云三注

卷之十一 徐無鬼

十一

射者一節

○註

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中為善射則

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謂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矣中者非羿而妄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其伏魯遽之自言變俱亦以陽

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卒人之所難卒勇敢之士聶政荆軻之類也奮患謂自奮于憂患之中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縫掖章甫之輩也敬容謂飾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貴德者特有志之士云耳非至人也此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以市井之士不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也農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也農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矣吾示

言變俱亦以陽

卷之十一

十一

召陽而橫自以為
 是或改調一弦五
 音隨改元聲則无
 以相動有聲則非
 同不應今改此一
 弦而二十五弦皆
 改其以急緩為調
 也遽以子夸其弟
 子然亦以同應同
 耳未独能為其事
 也五子各私所見
 而是其所是無異
 於魯遽之夸其弟
 子而未始相出也
 未始吾非者各自
 是也惠子便欲以
 以為至莊子遂牽
 齊人躄子於異國
 使關者守之不保
 其全此齊人之不
 慈也然亦自以為
 是故為之而反以
 愛鍾器為是束縛
 恐其破傷磨失也
 失亡其子而不能
 遠索道其氣類而
 亦未始自非也又
 引楚人寄而躄關
 者言俱寄止而不
 能自投於高地岑
 岸也夜半独上人
 船未离岸已共人
 聞齊楚二人所行
 若以而未嘗自以
 為非今五子自是
 豈異斯哉

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
 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惠子
 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躄子於宋也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鉞
 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音直 音刑

林慮齋云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
 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
 句喻下句也其文盡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
 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楊楊朱也秉公孫
 龍也墨翟楊秉與惠子為五其學既不同則孰
 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
 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
 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
 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

呂註 射者必前期至的而中謂

之善射今非前期至的偶尔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楊之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變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水未為奇也置一琴于堂置一琴于室鼓以琴之宮聲則彼琴之宮聲自動鼓以琴之角聲則彼琴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為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身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怀中錯鏢擊數

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波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絃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總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絃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躄音擲的說文云佳是也躄而不能行之子曰躄子齊人以其躄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閤也守閤不用完全之人以坎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而求致鉞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是鉞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此又另

增補南華經卷之十一

下而去聲遂絕僧
若問其所以云此
磬方鐘律合故擊
彼以應僧大喜疾
隨愈又李嗣真得
車鐸振之地中有
應者極之得鐘蓋
有此事當主也李
記鼓無當於五聲
之當又或別改調
一弦於五音無所
主而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此一弦者
初元或異而能然
者乃是為中音之
主故鼓之而衆弦
莫不亦余耳六十
四調皆起於黃鍾
之宮宮為君故能
後他律以亦是常
理不足為奇且若
是則言惠子所自
是者亦若魯遽和
惠子答云莊子謂
我身猶暴揚乘為
五不知孰是而四
子之辨終不能拆
我則我是而四子
非矣踏者踊躅行
不進貌禮記踊躅
為踟躕焉鈇鐘鈇
鼎身鐘也唐堂塗
也乃庭中之踏詩
云中唐有髻唐子
者堂塗給使令之
人也從周禮云門
子今倍云所子耳
奔人有踊行其子

卷之十一 德無

是一句不與上躄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畧也類
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畧相似也
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耶然不結于
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此老作文之妙處
寄客也楚有躄閻之人寄于外國不能自歸附
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
忘其濟已之恩已就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
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躄住足也病足而為閻者
故曰躄閻忘恩之閻是夜固不自知旦而視之
能無愧乎方其閻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
句皆設喻以說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
特為詭譎之詞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
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
意可以叅看○陸方壺云夫射者以鵠為期故
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射而天下皆非
而可乎或以喻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准
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而
可乎而惠子均謂之曰可以便是惠子強辨要
身莊子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
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乘四人合夫子
而五相身上下其議論率既不同論當各別使
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可知果孰為是也或者若
魯遽耶遽之弟子曰我得知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焚鼎而夏履水魯遽曰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
陽召陽以陰召陰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
喜熱故焚鼎而無燥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

增補南華經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德無

十一

于宋而使為閩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弃之外国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伊忍弃之試推其類其求鉞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為伊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唐塗使令未始出疆域外比之弃其子于外国為伊如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竟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辨為非而不知已之非也雖舟楫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躄躄行為他國之閩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舟舟人爭聞不思未到岸時伊可身人聞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舟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裨

子夜半無人亦將聞於此可見

人皆喜冷故履水而無栗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吾將示之第為之調瑟蓋魯遽捏怪因其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誑之廢者廢其兩爨之柱而使之調不成聲也斐既廢矣我却在後外余之鼓宮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余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音不令也則移其柱而鼓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使其聲未始有異而後音之相應如君即柱也止也如以隔壁而有道術亦自死音彼自移是奇特不知非閑已者故以此誇示弟自移陽有不明者夫何以異而處也以為是者耶相拂以辭各是其是而未知其相爭也相鎖以為是者耶相拂以辭謂抗其辭以相爭也相鎖以為是者耶相拂以辭壓也言儒墨楊乘之徒每我相辨若此而卒屈服于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也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詩為貴相抗吾非則吾之是也何如耶不知道以不說破直連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戲惠子齊人則守門故子欲為關則必關不以戲惠子齊人求鉞鍾則束之縛之唯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己子則不欲其完而完夫在己子則不欲其完夫在己已而求唐子者唐亡也子之與人也辨也亦復如是乃求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己故曰有遺類矣郡人唐子者將求而域乎將不求而域乎又楚人寄而躄躄夜半出域乎未求而域乎又楚人所聞之可造怨乎吾恐夜半無人之時又為舟人將不聞而求榮乎不知深究精微遠討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其說可矣不說而求榮乎不知深究精微遠討去矣今求亡而不出域者何耳不然其說可矣不說而求榮乎不知深究精微遠討去矣今亦夜半開舟之躄躄子耳不然其說可矣不說而求榮乎不知深究精微遠討去矣今無已猶以其寡益之怪以反人為實以勝而人為名則惠子之為人可知矣又按一則唐開舟二為深可細釋一則喻其失之也遠一則唐開舟二夜半無人亦將聞於此可見

莊子一節

即註

運斤成風暝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矣

呂註

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每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一節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頽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林慮齋云堊白泥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廣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言者矣

○陸方壺云堊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端固難斲而堊薄又為難之尤難者乃匠石運斤如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所施其巧者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工以素為質之質此喻况有惠子之強辨然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身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木強說他不倒如郢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之為惠子者豈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節註

上忘而下畔
謂萬而不亢
哀不已若故无棄
人若皆聞見則事
鍾於已而群下無
所措手足故遺之
可也未能及遺故
僅可也

呂註

容乃公公乃
王王乃天天
乃道五者皆其所
体者也公故可以
為公王故可以為
王王公之名蓋由
於此若暹朋之德
可謂容乃公者乎

江註

上忘者其志
悶也下
畔者其民淳也
愧不若昔帝不自
滿假也哀不已若
以善救為心也以
德分人使斯民各
得以復命反常全
人之道也以財分
人使斯民不吝於
仰事俯育賢人之
德也以賢臨人使
山之殺瘦也以貧
下人狹澤之增肥
也所謂於國有不
聞於家有不見者
非真不見不聞也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暹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暹朋可

林鬪齋云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

鈎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養之意也凡此數

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

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

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

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

不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

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

於大病
○陸方壺云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

寡人仰以托國公之意蓋已屬意于叔牙而仲

則固謂之不可牙之為人廉潔善士也廉潔之

人率多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

者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

者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

其道足以容之耳
隄朋之可弁夫鮑
叔之不可在也而
已詩於葛屨之序
言魏君之儉嗇編
急而其詩曰惟是
褊心是以為刺褊
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一節

之不祥舍人之垢納人之污唯恐先已而后人
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因彼又將以繳之之行
上鉤其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強則逆
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于君矣勿
已則濕朋可濕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
若反故以此等言語大能驚倍上忘者忘其勢分
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皇者
修夫道者也帝者修夫德者也人有不由于道
道德者己之若于皇帝矣故愧之使人皆由於
以德謂之聖朋其聖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賢朋
其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朋其下人者也
人為寂然而無名是顯朋之行也故以之厲國也
何難之有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旅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
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抵音搔

呂註

以色驕人者
心驕人而見
於色也鋤色者去
其心而已所謂容
動色理辭氣六者
繆心是也

陸方壺云

委蛇自得之貌攬旅便捷之狀見巧
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
而狙之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乎
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命左右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而戒之曰唯此

祖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盡也嗟乎汝
 無以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
 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
 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
 已而忘物取禍速戾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
 之戒親賢友善鋤去在已舊習之荒穢深自貶
 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嗟々顏不疑可
 謂勇於從善者矣○郭子玄云敏疾也給續括
 博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祖徒能
 遺色而任夫素朴者也

○南伯子綦

詁註齊國三賀以

榮子綦知夫為之
 不足以救彼而造
 足以傷我故以不
 悲之則其悲稍
 去而泊然无心枯
 槁其形所以為日
 遠矣

呂註田禾一觀齊

國三賀為我
 先而賣之彼故知
 而鬻之心未至于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林鬪齋云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田

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
 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先有

內而有迹於外故
為人所知也夫天
道未始有物也有
介然之知存于心
則為自喪謂失
其本心也子慕以
人之自喪者在此
而悲之歎其復也
然知其喪而悲之
從為喪而未復吾
又悲夫悲人之悲
則其為喪亦夫悲
之者皆莫知其所
矣此所以日遠而
不為物所累則形
其有不稿心其有
不灰者乎

仲尼一節

訓註

古之言者必
於會同聖人
無言其所言者百
姓之言耳故曰不
言之言苟以言為
不言則雖言出于
口固為未之嘗言
於此言之言於無
言也宜僚叔敖息
訟以默澹泊自若
而兵難自解苟所
言非已則雖終身
言固為未嘗言耳
是以有喙三尺未
足稱長凡人閉口

曾南南

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
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
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中地名也我在當
時唯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
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灰也故曰其後
日遠矣遠者言道愈高遠也○陸方壺云物之
之中稱之為最而灰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
見耶子慕言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于
山穴之中齊侯田禾一來觀我而國人三賀三
賀者賀其得賢也是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
者然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
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
於責已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
己之悲則所以自始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
始覺所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鮒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立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
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耳寢乘
羽而郢人投兵立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
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

禮記卷之三十六

禮記

未是不言波謂二
子此謂沖尼也道
之所存者雖无方
然德其大端莫過
於自得故一也言
止其分非至而何
各自得耳非相同
也而道一也知非
其分故力不能奉
儒暴款同所不能
同奉所不能奉故
凶也海受物無所
辭所以成大故聖
人汎然都任之生
無爵有而無之也
死無謚所以名
功不在己雖謚
而非已有也實不
聚今万物各知足
也

呂註 三人不同時
亦是寓言所
謂不言之言非無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
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
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林肅齋云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
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
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美九戲事也乘
羽扇而其寢無作為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
為之為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
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
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
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
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
墨便非不言之辨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
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
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况大人乎有大
之名則不足以為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

曾南有卷三注

卷之二六餘

十之...

為則雖有喙三尺所
所為是謂不道之
道以仲尼之不
是謂不言之功世
豈知之哉德所不
能同辨所不能卒
者固無名也止乎
無名則吉祥之所
止否則名雖若儒
墨不免妄作凶矣
道之在天下後百
川之于海受之而
不辭聖人并包澤
物亦如之不知誰
氏無爵無諡以聖
人無名所以為大
也夫以善言為賢
豈在於言乎則知
之所不能知者亦
故不能卒而有不
言之辨也聖人不
為大為則不足以
為大而况為德乎
道之所一德不能
同而有不道之道
也天地所以大倫
者固无求而大倫
也人亦莫不有所
謂大倫者誠而已
矣誠則无求无求
故无失无棄以其
足於已不以物易
之也大人者知在
我之万物无不備
故反之而不窮長

易已者已貴於物也

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
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
不摩不容力也○陸方壺云古人於此言善
納誨蓋故夫子有言未嘗語人今則於此語之
夫宜僚矣九而難解叔敖寢羽而投兵乃知天
下之事無心於為者得之亦何言之有哉頭
有喙三尺而已矣此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鶴
道之謂夫子是也夫太止於上立德其不次言
乎道之謂夫子是也夫太止於上立德其不次言
之為德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忠曰孝曰
今之不知言者謂之曰論曰談曰說曰道曰術曰
所不之也者謂之曰論曰談曰說曰道曰術曰
天善之名也謂之曰論曰談曰說曰道曰術曰
曰德不能卒也○陸方壺云古人於此言善
而亦不能卒也○陸方壺云古人於此言善
儒墨之名者謂之曰論曰談曰說曰道曰術曰
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道也斯之謂道也斯之謂
以其不術而後天下之謂道也斯之謂道也斯之
無所不納而後天下之謂道也斯之謂道也斯之
萬物生而無爵而死無諡而後天下之謂道也斯
為名也如死無諡而死無諡而後天下之謂道也
以語思之况此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辨者入尚不
言大矣夫為大尚不可為也乎哉蓋大無辨者入
德則指仁義為大尚不可為也乎哉蓋大無辨者
焉者可謂德乎哉夫所謂大德也德而德非其道
其可謂德乎哉夫所謂大德也德而德非其道
然天地無求而大倫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倫者
大倫者無求而大倫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倫者
萬物皆備何假于外而曰求何者遺性而已矣
何可舍身而各足也循乎遂古而不摩也夫大
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遂古而不摩也夫大

中庸...

卷之...

十一

於上古而不弊故

循之而不靡誠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不為而成者也

方註

古之人乎於
尼非今人之比而
為之乞言也孫叔
敖為晉之子名艾
獵為楚莊王令尹
在仲尼前而南宜
僚善美九鈴常八
個在空中一個在
手楚每宋戰宜僚
披胸受刃於軍前
美九鈴一軍停戰
遂勝之在仲尼卒
後寓言而已言二

人皆以無為而解
難息兵則吾亦何
以言為若言可用
則吾願有三尺喙
矣

子綦一節

鄙註

夫所以怪出
於不意故也
吾所遊者不有所
為隨所遇於天地
耳邀遇也怪異也
循常任性脫然而
爾斯不為也順而
無擇有功於物之
乃振之吾不為功
而償之何也無怪
行而有怪徵故知

人之
誠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
子訛為祥九方歎曰捆也為祥子綦矍然喜
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
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
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
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
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也
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
鶉生於突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
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邀食於地吾
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
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
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
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
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
不若削之則易於是乎削而鬻之於齊適當
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其天命也夫為而
然者勿為則心矣
不為而自至則不
可奈何也故注之
後使掘於燕為盜
所得全恐其外刑
之則易售也

呂註 言此者明九
方以相知之
不若子其以道揆
之子其分其子將
於天地者皆至人
衛生之經而有怪
徵焉知其天身
非有以取之也

林麓齋云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
言何自以得也將牝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
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
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
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
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言
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
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
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
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之相與國
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
也如此之相怪証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
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
閤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
亦其命也○陸方壺云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
之相常人方自慶幸而子其則固憂之伊者謂
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
躬稼大王之遷幽莫不有深厚之澤及于天下
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祥生田
也而禽獲有所自來無足怪者且夫盡酒肉之
香味入于鼻口而不知其自來寧無怪耶今
吾之於世也淡然漠然一無所為邀樂于天邀
食于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身之為事

齧缺一節

仁者爭尚之
原故禍後世

仁者既行將偽以
為之其跡可見則
夫貪者將假斯器
以獲其志若仁者
各出其情則其斷
制不出乎一人觀
割也万物万形而
以一劑割之則有
傷也唯外資則資
不偽矣暖姝者意
形散豈知我之
神化於玄冥之境
哉殊有通變類世
之才而偷安乎一
世之利者皆豕蠶
也聖人之形不異
凡人故耳目之用
衰而精神常全若
少而未成及長而
衰則聖人之聖曾
不崇朝可乎來自
至耳非好而致之
明舜之所以有天
下蓋出於不得已
豈比而利之於民
則蒙澤於舜則形
勞稼魚羊三者未
能無其耳目心意
故未能去繩而自
平絕迹而玄會也

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之為怪異乘天地之自
然而不與物相櫻亂委之蛇之不見其有宜人
之事而天乃以世倍之福償之何和殆怪徵也
非我之致其天身之而不能逃者乎此便是老
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妖善
復為祥唯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幾而捆為
盜獲則之而鬻于齊為臈閻者食肉之相果驗
而怪徵之說信不誣矣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遊堯曰奚謂
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
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
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
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
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
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蠶是也擇䟽鬣自
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服脚自以為
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
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
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錢

呂註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送一規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李一

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彘名之收卷委攬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李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委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委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身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以真

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委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絕其變也循卷音權規薄結反

林肅齋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

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于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暖姝淺見自喜之貌此以訛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

地神五言詩三言

人之所以死甚親
疎抱德煬和以順
天下而已天下悅
而歸之舜亦悅而
順之舜視天下仇
敵徒而其所以為
舜者視舜後塵垢
秕糠耳非神身真
而何疎以知而多
事魚以深而全生
羊以意而多狠以
目視目則見之者
得矣以耳視耳則
聞之者得矣以心
復心則知之者得
矣去知身意則藏
身於深渺之間而
所謂見見聞之知
知者則無所生而
不乎物自然而
無為矣矣所以復
其真之道也

焦註 凡治天下當
無為而自化
悅致之為欲有以
愛利之力有不及
不免繼之以偽之
出而害害生矣
為入上者信能以
百姓之心為心雖
不行仁義而身之
暗合不然則譬夫
禽畜之人而假之
矧弋網羅之器其
害物也滋甚是以
一人之斷制欲以
利天下後於瞥見

卷之十一

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勢
利之人也疏鬣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
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
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圍其心於
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
委偃倭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脩德之人自以
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
已借此以訛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
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
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
不露也煬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
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
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
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其人之自為計但如
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
其所食者絜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
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
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陸方壺云夫聖人
下也而其究也適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
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

卷之十一

十八

之頃求盡天下万物之情徒知尚夫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患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蠶魚羊三語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次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化蠶奔知也

集註

耳不聽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俾愛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為心為治以治之耶

至凡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者多而捐仁者寡捐仁者也是天下之忘則利之者眾矣以何利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人不相食耶夫使仁者利盡則散寧能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則以器則愈貪而愈厭矣器謂網罟罾弋假之類民之利賴于上者亦無厭矣器謂網罟罾弋一義則亦愈貪而愈厭矣一義則亦愈貪而愈厭矣

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

耳聽耳不以我所聽也心腹心不以我復也人唯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存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

不如繩之平性變
之循者乎變言物
之乃變也心身耳
目並言即釋典以
意身眼耳鼻舌身
為六根同意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王
元澤本作其水也
平其直也繩其變
也循

古之一節

居無事以待
事之斯得
有事求無事之愈
荒死生得失各隨
其所居耳於生為

得於死或復為失
故當所需則無賤
非其時則無貴
賤有時誰能常也
各適一時之用不
能靡所不可則有
時而有失有時而
失故有時而
解去也夫有形者
自然相身為累唯
外夫形者磨之而
不磷從風日過河
實已損矣而不自
覺所以不覺非不
檢也特源姓也无
意則止於分所以
為審有意則无涯
故殆所以貴其無
能而任其天然也

親無所甚踈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未去廢乎
得其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神耳於蠓三
句皆隱語叶韻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
也蠓雖甚微而從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
計得矣於羊奔意羊以氣羶而聚蠓人以美行
而致人亦羶意也弃其意則無羶行矣如以與
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唯目耳忘乎
聲而所听者唯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唯心復
字最妙易卦所謂啟復抱德場和之享蓋如以
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
繩不見事相有失常
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
也其實重也桔梗也雞雁也承零也是時為
帝者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
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
身之所以愁故曰鳩目有所造鶴脰有所節
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注者也故水之守土
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
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禡之長也
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

增補

卷之十一

十九

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

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室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乎有心而修以救禍也

呂註

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

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也此為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甘或毒時為帝而不常其餘則臣佐而已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被病而投之其變伸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狎鴟目能夜不能昼所遭不可遺鶴脰能長

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林鬪齋云

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

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如伊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生而曰失亦可堇川鳥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猪苓鑿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帝也其他者臣也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文法亦奇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河上之風日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櫻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水土自然

不能短有節不可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櫻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身物无不達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虫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卧行止无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听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与影之無情故不能不始於法其於守則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唯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又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已定不亦悲乎

集註

自臨目以下連以五个故字申言其義鷓鴣目夜則明昼則昏自有所遠鶴脰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目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

晉書同卷三注

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濶名之審不可以蟠字易之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聽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臟府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反覆也緣曰也曰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為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陸方壺云古之真人之不以人入天者無為自然而已故曰以天代是故古之真人亦得死亦得生之得在也生即死之時得在死亦是無死無生無得無失以便是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無生無死無得無失無得失則無增減以箇不二法門辨道出妙哉妙哉真人遊之矣又承上文言即以藥喻其實徵矣堇毒而梗浮雜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為帝君為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即萃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觀於生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循者意

卷之十六徐無鬼

三十一

北齊書卷之三

處未不是教人
事物之未強排遣
將去直是自家有
個主本如水之有
源頭方能如此守
土守人守物言此
個道理元相斯守
未嘗相高如水之
守土影之守人物
之守物審定而不
移也又以三殆字
反前三審字心與
耳目若徇外則不
能審定而危殆矣
又推廣言之凡有
所能皆為害奉府
則藏在其中矣殆
之成不及可改而
殉之長茲責言不
好則速也歎其
反殆為安轉禍為
福必須循之漸進
之功其剛果自克
者亦必待久而後
能言好則甚難也
而世之人玩溺耳
目聰明心思之欲
如室然近而喪身
大而亡國戮民其
禍未已蓋不知問
以未有曉之者耳

故足之節

高註
忘天地遺萬
物然後翺翼
可得而知也况欲
知天之所謂而可

晉書卷之三

蓋如以董烏頭也雜壘即本草所謂芡實承零
即猪苓韓子所謂進之豨苓者是也以下數段
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之功而越之所以存而
為勾踐報吳以成與復之功而不知其所以自
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而不知其所以自
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
曰鷓鴣夜能撮蚤而畫不見太山固無全知也
鶴脛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
過之其意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也河有損
枯竭其流也然本故也苟無本其涸也其可
櫻亂者以水有源則本故也苟無本其涸也其
立而待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土也
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故守人也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守
之分矣目之審知其審則五色令人目盲也耳
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物也殆
者皆足以迷於清濁也夫不特是也九有所以
有伎倆釋家以能所為障礙障礙非殆乎及其
未始而改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改而殆乎及其
矣然物豈能始也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也
緣功反即始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之耳故曰其
不覺其狗象而至於喪心而始之成也又非一
朝一夕之故也曰其果也待久然我雖曰始而
人更不以為始也耳則曰吾實當有是耳始而
則曰吾當接為構如云好勇好貨好色好利則
吾當與接為構如云好勇好貨好色好利則
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始之有
其為是言也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
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
用則竭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
則其國必亡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踉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卷之三

三

以不無其心執大
一道也大則解之
用其分內則方事
無滯也用方物之
自見亦大目也因
其本性令各自得
則大均也體之使
各得其分則大方
俱得所以為大方
也余之所期无令
越逸斯大信也真
不捷則自定故特
之以大定斯不持
也物未有无自然
者循之則明無所
作也至理有盡但
當實之則得其樞
要也始有之者彼
也故或述而不作

解之无功故似不
解月彼之知故似
不知我不知則彼
知自用彼知自用
則天下莫不皆知
也不可有崖應物
宜而无方也不可
無崖各以其分也
萬物雖頡滑不同
而物之各自有實
也各自有故不可
相代不可以虧宜
各尽其分也推而
揚之有大限也若
問其大推則物有
至分故忘已任物
之理可碍而知奚
為而惑若此也夫

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
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
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
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
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
惑

頡音

林肅齋云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
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
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
遠舉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
何而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
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
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一至靜也盡其
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懈即佛書所謂解脫
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
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

惑不可解故為大不惑愚之至也至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呂註

足所踐者少特其所不踐

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大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之所謂則大一可知矣為道者主之以大一則无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涸不寒雷破山崩震海而不騰持以大定也及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

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凡事到盡處便見天余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獎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波波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獎曰樞曰波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唯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頡頏頑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後古至今只是一個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種大議論乎揚摧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以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以此不疑

有樞則彼是莫得
其偶始有彼則所
以應彼是者固无
穷也其解似不解
言本無係故不解
而後解其知似不
知以其本无知故
不知而後知以此
人所以遊乎世俗
之間若愚若拙也
問以有崖无崖皆
為有係崖謂自边
微而求之然亦不
可求之於有無之
間也頤不可係滑
不可持若無物而
有實也往古來今
若不相代而不可
斷也此以是問之

揚謂發其幽推謂
核其實彼不問是
則我不能以是告
之唯能見其未始
有物則不惑以是
解其有物之惑而
沈存未始有物者
亦惑而已唯解之
而復於不惑庶几
大不惑也

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
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便是以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
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何等

奇特○陸方壺云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
行者能致遠使以容足而前以外皆為無用必
而去之其所以放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耶以
譬人之知物所謂知天之所不知謂心領神會
後知天之所知所謂知天之所不知謂心領神會
下見解之外者知天之所不知謂心領神會
知其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知其有大均也
以其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信也知其有大定也
謂也大則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則分而有
則其大有信之謂也大矣夫無復有餘蘊矣於大

是皆天之所謂至矣夫無復有餘蘊矣於大
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先可以潛乎
而不可思慮求故曰通於大則解之解之
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
得故曰解大方則可兼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
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
者蓋委以此又後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
一應委以此又後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
理人何相遠哉故曰人事之能盡即天不可
自然乃見其有照之謂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不可
綱維之者是在冥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
始有彼始即未始有始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
謂非彼無我之始蓋始之彼即冥之樞也
也者獎以此者也然我雖知之解之矣而以聞見
思慮為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
之也似不知之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
知耶不知耶解耶不耶謂之知也似不解之也
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不可以為初機立個

而新沐不惡無小
亦為而子也辨之
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辨其未也而辨之

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又似
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如
故見其頤也又見其滑也頤謂升降上
流動旋轉然其頤也實頤其滑也實滑
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以理之實不自
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於以不可
確乎盍亦問是而已奚以惑然為哉以
之實理解我妄惑之邪見而復歸於實
惑夫是之謂大不惑也
聖人車下則動於外以車上則動於內
一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惟之也夫大矣又於土而不可入者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七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一節

林肅齋云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副註 王果言公閱
休之為人以
抑彭陽之進趨也
言已不若夷節之
好富貴能交結意
足形名任知以干
也相助消者言
首進故德薄而名
消也凍暘之喻言
已順四時之施不
能赴彭陽之意也
聖人淡然无欲樂
足於所遇不以侈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擗驚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昆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
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

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覓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萬民之為娛不以為物自善也樂物保已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故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其動心也

呂註

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

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交固已真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滿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故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

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詭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寔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獨音觸

林慮齋云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存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知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心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也得衣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

撓君之和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婦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无噶噶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錫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方註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賜者遇冷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受也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身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於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嘆而言彼其人乎

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畧無窒碍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佚書所謂如飲醞酬是也日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若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

或藏或用皆不動
念外去常人利欲
之心如此其遠也
此予宅也以上說
公閱休夫夷節已
不能至相助消也
說夷節夫凍者至
其孰能撓焉說楚
王故聖人以下以
說後公閱休上

江註

凍者必假衣
衣雖厚不若
春和而凍解也喝
者必頭風之雖冷
不若冬至而喝消
也慕用者必假資
資也必楚王之勢
奚帝凍之寒喝之
熱而顛宜者彼且
厭之豈能得志哉
故曰待公閱休蓋
規之也

聖人一節

高註

達綢繆所謂
玄通也周
一牀无内外而皆
洞曉也不知其然
而然非性而伸搖
者自搖作者自作
莫不復余而師其

薄夷節之意也

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
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閱
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獨鰲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
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皆進不已故王
果稱道其賢意欲使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
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准讓德閱休抑
且難比夷節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有
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有
神其交則其氣味之所薰及將顛倒於昏味富
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
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春陽而自暖傷暑而
言人苦凍而無衣則暴衣於春陽而自暖傷暑而
成喝則披於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
楚王之為人也移之聖人之化人亦從是也請言
而益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佞為賢加以下正德
字甚有分曉蓋當時之人以佞為賢加以下正德
則為有明才而人不能動之佞為賢加以下正德
所不宜是故其窮也能使家人忘其貧而其達
也乎使王公忘其貴其與物也樂之通而無有乎自
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並立
而自化者其於國於鄉有如以者彼其歸而居
乎家則父子以正思羨以篤後容暇豫而一聞
其所施有雖之之美而無嗚之厲即以此幽閑
之心身彼人心之躁競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
人心若是其遠也於稽其德則公閱休其人於
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
君下助於友矣之人也豈予之所能及哉章內
二不若詞語
婉媚可詛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曾南白年登三注

卷之十七 雜錄

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无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身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身不聞來即鑑之故終无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乎然人無愛者鏡耳然而事濟于物故人不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无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能久也

呂註

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

一体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之我為一其所体固周尽矣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止於性而非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林肅齋云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

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尽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操在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泛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

外得也復命則歸
根搖作芸也雖
靜而復命不害乎
搖作是以終日言
未嘗言終日為未
嘗為凡以天為師
而已天則知之所
不知也我何以自
知為聖哉人從而
命之耳無知則無
憂衆人憂乎知而
所行如馳無絕時
而有止也若之仰
而可以至於此乎
生而美者人壽之
鑑而告之而後知
其美於人若知若
不知若聞若不聞
其喜與死已其人
出於性也聖人之
愛人也人壽之名
告之而後知其為
愛人也若知身不
知聞身不聞其愛
人終無已人安之
亦無已其出於性
也不以知不知聞
不聞而有所加損
焉

舊國一節

高註

得舊狃暢然
况得性乎緒
合也見所嘗見聞
所嘗聞而狃暢然
况体其体用其性

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
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
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
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
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言聖人盡性致命之李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體之愛者似乎有心而
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焉而為之
也夫性根盡於天命者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
復命而無心以天師天師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
謂天師也而為天師則聖人者天師之徒也謂聖人
實聖人也而為天師則聖人者天師之徒也謂聖人
止時即所謂生之期也然猶有將若之何
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為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
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亦不以不知不聞而
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
已以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而人之好之也亦無
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壽之名又為之告而人
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所有能
所則非自然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緜入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
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
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俱化者一

也哉衆之所習雖危狘閑况圣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圣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舟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舟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所以常不化也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仇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仇不足称事况又下斯耶又至於天人始物都无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舟焉任也司御之蜀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造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之已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无穷以輔万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

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物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恤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後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林肅齋云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緜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狘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伏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

增補南華經三言

之計除矣無波我則无内外也

呂註

望舊而暢然

陵木緝合狴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与天地並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狴以十仞之臺縣衆聞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无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无所為是以無終始無絕時也絕時者一不化則胡為而不舍之其行恒无絕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万物皆殉其以為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倫而不洩所謂復余操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也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詞御首心正所入者皆以天為師也唯師之後而不圓於物又得隨成為

卷之十七新篇貝

七

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生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来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倍之人何不省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末如之何矣終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為也天無為也非唯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迹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唯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齊物論曰以言其老洩也洩者泥着而滔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

增補南華經三言

卷之十七新篇貝

七

之司其名則之名
羸法得其兩見隨
成則司御等名皆
隨吾之成心非有
為之者之名也其
精為道其羸為法
見其名之所由生
則知法之所由成
是為兩見雖有所
見而不知天下未
始有思慮術為未
盡也故仲尼尼慮
為之傳仲尼非傳
湯也隨成則冉相
氏之所得者以是
知司御等名為寓
言除日無歲則不
知有宙無內無外
則不知有非也

徐註

湯得其司御
以下三得其

三為之自相呼應
如以看度乎可通
黃帝命容成造歷
故其言曰除日无
歲解者以容成為
古聖人非也

為其所籠也故曰後師而不圍湯之無為也自
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
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為之
司其名言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
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為之名也
之名即此名也羸餘也剽也言此名之在世間
是剽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為二也有
心於為名則不得其濕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
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為奇特而孔子又慕
之盡其思慮將以為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
為伊尹之事也此是說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
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
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也故
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說得盡是奇特老子曰數
車無車亦是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
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陸方壺云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
舊觀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丘陵高下
草木簪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况見
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以十仞之
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也臺高則
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衆間即合止祝敬笙鏞
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如知哉
當必有異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矣之為

真影嚮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為切也環中
 虛靜無物之處真空之本體也得以隨萬物
 之成則無始無終無筮無時日存物化而彼一
 不化者以無為之樞紐盡亦嘗舍是乎舍之言止
 也止於其所則能止衆止矣冉相氏古之聖人
 也夫人皆曰吾復命搖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得
 師天每物皆歿則其為事也若之師哉蓋師天
 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歿物者有私感之
 謂也歿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非徒未始
 有天也歿物則未始有天矣安得有非徒未始
 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有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
 師天者師其未始有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故每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泯替之言廢也泯如老泯之泯言奸而深也所
 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不替乎物正與天
 如此則既無絕乎物而又不殆乎物正與天地
 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合而無間此聖人之
 善於師天也歿求合於聖人也故以湯立教
 武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

魏莹一節

魏莹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莹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於背然後

拔其國忌也出走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

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

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

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

部註

蝸至微而有
 兩用誠知所
 爭者若此之細也
 則天下無爭矣人
 迹所及為通達謂
 四海之內也今自
 以四海為大然計
 猶以沙善言者有
 若無也王丹壘氏
 俱有限之物耳有
 限則不問大小俱
 不得與無窮者計
 也雖天地共在無
 窮之中皆蔑如也
 况魏中之梁之中
 之王而足爭哉尚

增補南華經三言

卷之十七 雜篇 則世

九

然若亡自悼所爭
首細也辟侯一映
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

罪莫大於可
欲善言伐齊

則見利之可欲固
亂人也善言勿伐
則見善之可欲亦
亂人也謂伐身不
伐亂人也者不免
於有見又亂人也
唯求其道則不滯
於一偏之見亂之
所由息也人能遊
心於无窮則四方
上下相通達之國
若魏若梁若齊若
分能實無辨通達
之國魏梁能實亦
無辨也知以說則
莫大於秋毫太山
為小矣王悟夫爭
之所自起者本無
有也是以惘然若
凶神人聖人大人
本無優劣所從言
之異耳吹箎者噶
有所受也吹劍者
映无所受也

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
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
無辯客出而君尚然若亡也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
吹箎也猶有噶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
映也

林慮齋云

魏莹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

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
役者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
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
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
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

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戴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個故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即坎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校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惘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筦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嗚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啖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陸方壺云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故犀首耻之而頭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扶背折脊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耻之耻之者耻其數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吾於胥靡胥靡者城旦舂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以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

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乱人不可听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魏之者何謂其狃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在所論矣王不知道小強弱而戰爭攻守皆不在道夫梁自視者大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壺小之諭以劇之蝸之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倍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小矣以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壺無人之惘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闕仰其微哉宜君之惘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談管吹小猶以形氣也吹劍首則映而已矣伊故管吹小猶以形氣相憂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得有聲乎此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吉而况聞爭之壺舂乎大晉人正所以

孔子

節註 埋於民言與民同也藏於

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銷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身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蓋明也伊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去也

孔子之楚舍於其之漿其鄰有夫妻亞妾登壺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造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稷音總

呂註

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

與之接將洗而之
高也聖人僕聖德
而僕者埋于民則
不為可見之行藏
於畔則不居中正
之德声消志無窮
退藏於密而遊方
之外口雖言而未
嘗言欲無言而不
能无言與世違而
不胥與俱將欲道
世而去也以聖德
游人間而人莫知
侯處陸而沉者以
孔子之跡言之西
極然以天下為事
則似佞也然而人
皆為宜僚則橫目
之民誰身救聖人
之道將墜地而不
傳也昔微生畝嘗
以孔子為佞孔子
吝以非敢今於宜
僚則自謂為佞人
以明所責者在以
而栖者非得已
也

林慮齋云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

家也登壺者升其屋壺而望人也稷稷紛紛也
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
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此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
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
廛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
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己者謂我必知之者知也
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
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
故逃去也○陸方壺云蟻丘地名蟻丘之類蟻
之貌子路見以稷者登壺也鄰有夫庚為人臣
而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于僕
隸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聞而
心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
世違而不胥與俱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
於畔謂不向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
主人分庭抗禮而為客唯自藏于左右兩畔而
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
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夫
人沮弱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
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辭楚之勇士楚白公
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以必有以
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
是人之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
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
見楚王必將厲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有德
者之遠佞人也唯恐其影响之不幽而况肯我
見乎將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注視之則其室

長梧一節

郭註 鹵莽滅裂輕

其分也變齊功不
其分無所不至也
夫道寓滅以以眾
為之所致也若各
致其極則何患
害禾稷欲惡傷
正性形扶疎則神
氣傷以欲惡引惟
杯亂並潰以下以
鹵莽之報也故治
性者安可以不齊
其至分哉

呂註 為道日損以

以治形理心者也
而乃道天離性滅
神心情以眾為而
不知止則鹵莽之
甚矣其安易持其
未兆易謀內之欲
惡為萑蒿外之薰
葭扶吾形尋擢吾
性天理滅矣於是
時而欲治之可得
乎並潰漏發以下
皆欲惡為孽奪其
真之所為也

楊註 畊之不害曰

鹵莽云之不

已虛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處世
有如以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
而有光
於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
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為性萑蒿蕪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是也

林庸齋云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
坡稼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飧飽
食也以眾為言世間以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
妖孽也好惡之害其殺塞本然之性猶萑蒿也
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殺塞則其昏欲之長如
蕪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
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
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

善曰滅裂鹵剛鹵

之地也耕剛鹵之

地必加功力呂覽

耕道扁所謂強土

而弱之也奔草莽

之地詩所謂載芟

載柞乃善耕也不

治其剛鹵不焚其

草莽是曰鹵莽之

耕芸以去草古有

鳥耘之說如鳥俯

而啄食乃善芸也

呂覽善芸者長其

兄而去其弟兄嘉

禾也弟荼蓼也不

善芸者長其弟而

去其兄是滅也裂

者并其上而扣之

又云歌思始萌之

時即摧亂吾性始

字身尋字相乎與

栢矩一節

節註

殺人大蓄謂

大蓄既有則雖戒

以吳為其可乎

各自得則無榮辱

得失紛紜故榮辱

立榮辱立則夸其

所謂辱而歧其所

謂榮矣奔馳乎夸

歧之間非病而伊

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

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

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

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

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欲

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膏坼也皆耕耨不善

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

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

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

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

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慮之神也

以衆為言多也忽也其性者克其性為性

萬快之言助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崔蒞蒞皆蘆

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

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潰謂

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蓋性得其養

則形神身之俱效失其養則形神身之俱病理

之自然無足異者

以便是鹵莽之報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謂榮矣奔馳乎夸

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乎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

若以知足為富將
何爭乎上有所好
則下不能安其本
分君莫之失則民
自得君莫之任則
民自正夫物之形
性伊為而失其皆
由人君撓之以至
斯患耳故自責也
反其性匿也用其
性顯也故為物所
顯則皆識為物所
易則皆敢輕其所
任則皆勝遂其
足力則皆至民知
力竭則以為繼之
將以避誅罰也主
日與為士於伊許
常其上也

呂註 矩蓋崇有位
者解朝服而
幕之致其及於之
意明至此者已固
嘗有罪焉故不嫌
於訓在上者不能
忘榮辱則民觀所
病不能輕貨財則
民觀所爭今立人
所病而使之病聚
人所爭而使之爭
欲其不為盜殺不
抵於死豈可得哉
湯武以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以得為
在民失為在已也

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
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為繼之日出多偽
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
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林鬪齋云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
莫為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
乎或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
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
害為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
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
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
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失得正枉兩
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
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

通補南華經卷之三

卷之十七 雜論

七

此亦曰... 伊尹以一夫不獲

曰時予之辜一形

有失其形退而自

責也今則愚不識

罪不敢罰不勝誅

不至異乎先王之

宥不識量人力而

矜不能者矣民知

力竭不得以偽

繼之上出多偽而

欲下之不偽不可

得也

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

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

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

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

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

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得乎強其力所不能必

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

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

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

佳以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均之矣相矩李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

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當而子獨先罹之

也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何

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

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有幽囚之

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飢

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也

有無併之也故爭而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

無至以先過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

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謂吾可以以而賞

甚於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病者爭者一日

安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

也古之人君動必責己以為民本得也而我侯

管子卷之七

管子卷之七

濂伯一節

詔註 化謂順世而

順物而暢物情之
變然也物情之變
未始有盡无根先
門忽然自尔故莫
見唯無其生無其
出者為能觀其門
而測其根也我所
不知物有知之者
矣故用物之知則
無所不知独任我
知則其知寡矣今
不特物以知而自

之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矯之使有枉舉天下
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已如云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之在朕躬古之人其
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
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采
物軌之類豈不知其情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
如以黃葉而止兒啼得無其啼止便了不論其有
用無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
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子便量人之
才曾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為子便量人之
死孝為臣便欲其死忠臨敵便欲其死聞事必
欲求其可功必欲求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
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
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遠其途而誅不至如
朝聘會同之期古者天子巡待諸侯各朝於方
岳益以道途遙遠恐有後至之愆今也省方之
典不行的遠其途而誅人之不至則巧偽是以
人人竭知殫力狘恐不足以為其下安所取則而
之蓋以為人上者日出多偽其下安所取則而
之使則為德代也為德代也皆生於不足之
應上之需則盜偽也欺也盜也皆生於不足之
故而民之所以不足非自不足也其所以不足者
誰耶故欺偽竊盜之行必於誰責而可信乎在
人上者有所
不得辭也

濂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誣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持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林慮齋云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

尊其知則物不告
我非大疑而伊不
能用波則寄身無
地自謂然者天下
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

未嘗不始是而卒
識之以非身孔子
同然知或未止乎
其所不知則所謂
是者固未定又安
知今之所是非五
十九年之非也夫
物生而莫見其根
出而莫見其門則
知之所不知者乃
物之所不知者其
之所不知者其知
之所不知則常恐其
虛而莫之情每至
望崖而反其疑也
豈不大哉已乎已
乎且无所外言若
此者終不可身有
至而其身之不能
容也雖今所言為
然未知其果大耶
使人忘言以契之
也

仲尼一節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稀希帝曰夫衛靈

年也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

也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知
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
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無所
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
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此得然與然乎者後
辭也謂之然與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
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陸方
聖人之進德也無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未化也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化則無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
在覺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
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伊究竟曰化
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所覺亦非如伊究竟曰化
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李莊子者須要看河破
其根其出也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
而有所不可覺耳故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但
知其所知者如有所不見則能視有耳則能聽
體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于形
能之外者以主張細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
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
而反尊於彼為可知乎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
不知此而神為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詰
然與而復應之曰然乎始則自審
而終則自決此亦莊文之奇者

部註 靈無道之謚 男女同俗以

無禮也以躄為貧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詳終禮以所以力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歎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象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前贖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秉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為凡所為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之論已然之是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 謚法乱而不

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沈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弑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鱮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狝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林肅齋云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公何也言未

近當其惡也大弑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地也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以名已定於人伊力焉此段益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弑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憑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憑托也○陸方壺云天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即率衛靈公之得謚者而現太史大弑以為因是言靈之謚本無意

方註

大張伯常嘗則以人論之也。以天論之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知問一節

部註

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得其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立理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察。殊哉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雅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无不力。時世有變。无心者斯順禍福。淳之流。行反。漢也。於此力。

羨但因眾人之謚。而是之。因是與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嘗又舉。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後有禮賢之敬。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從有覺悟。夫是以謂之曰。灵此稱實之名也。稀常則言公之。靈公也。下有石椁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孫。之後而巳。預定於地。下之得為灵也。不待於身歿。名也。畢弋者田獵之器。不應諸侯之際。言身諸。侯無交際也。進所搏落。而扶翼謂於濫浴之時。史魚進御。以自恐賢者見之。故進所搏之幣。扶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不憑其子。謂以地子孫。不足憑藉。將有灵公奪壘。蓋古人多有識詞。地下之名是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立里之言。太公調曰。立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立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立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

矣於彼或宜各自
信其所是不能為
也正於此者或差
於彼比下大澤無
棄材也視乎太山
合異以為同也言
於丘里則天下可
知有數之物不止
於方况無數之數
謂道而足即物得
以通下物無私而
強字之曰道所謂
道可道也名已有
矣故乃將無可得
而比即今名之辨
無不及遠矣故謂
道侯未足也必在
乎无名無言之域
而後至焉雖有名
故莫之也

呂註

合姓名為丘
里異為同也
散丘里為姓名同
為異也非如一家
之言異不能合同
不能散也百體莫
非馬指之不得馬
立百體而謂之馬
譬大人不以其大
全觀之則所謂大
者亦不可得比以
丘山江河所以為
大之至也故自物
視之万物莫不備
於我則自外人者
有主於中而不執
有萬而无不容也

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
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

林肅齋云

聚非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一里
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
以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
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各
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
此散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
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并而
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者言
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
物之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
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距乃順自然而無同
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
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臣私輕重焉大
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

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焉之則功有所不徧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為而我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万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无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身無名者比之哉

集註

凡一立一里之間又有年德之尊者考中情而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諺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立里之言合異為同也共

增補南華經三言

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之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此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也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尔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耶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斯坎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陸方壺云夫天下

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立里之言立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

增補南華經三言

廿四

出丘里而有少長
賢愚得失之不齊
同而異也天下之
大起于丘里道之
大貫於事物散同
而為異俟指馬之
百體合異以為同
立百體而謂之馬
也言之則有合散
實之則歸混同理
有至盡不可容聲
矣丘山積卑江河
合水大人合公亦
不外乎以理蓋能
合丘里而得宜則
合天下之物情亦
一矣是也老子曰
公乃王王則天下
之所謂性安而
辭哉故自外入者
李也君子之孝主
乎道主乎道則物
無不通矣由中出
者思也君子之思
正乎理正乎理則
物無所距俟四時
殊氣而成歲五官
殊取而成治總歸
乎大人之德備以
闡大道之無私又
惡可得而名為無
名故無為無為故
無不為此理之必
至然而時有變遷
机有伺伏有以所
拂而宜者有以所
正而差者皆由自

之異同為異中之同
一為一體然後稷馬
立始為道積水成河
方不顯會道之言亦
者合併萬事萬物總
乎言公言者不里之
公言則不自不當有
有主而不執自中出
外入者聽言者執也
言吾心雖有所主而
垂訓吾心雖有所取
以理無定在有所執
合異而歸之同矣載
運主之天若不為私
武以戡亂大人不自
萬物殊理而道生之
名無為而無不為以
以事之補福澤者益
拂於彼者而或宜於
拒之則事理之變無
面各殊有所正者必
同於己乎須知同中
歸同不可一作異想
一作已想比之大澤
異乎而同萃於大山
未始不歸于同也居
以段專闢同異兩見
轉精却與內篇何異
異而卒歸于同者便
不可道本無名不謂
下皆言萬物而物之
過以其數之多號而
大地也陰陽者氣之
以道之名號而道之
言道在異者亦可以
言

卷之十七

十四

卷之十七

十四

殉已情故不免于殊向譬大澤之百川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

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俾同異之辨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其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而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無名者此所以至人天下莫得而名之也

少知一節

謂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

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與四時之相代過此以注至于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復之也物表無所復

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此於道哉以斯而辯其從徇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堆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急緩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盡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以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

有故言知不過盡
物也廢起皆自尔
無所原隨也此謙
之所止謂盡於自
尔故无議也季真
曰道莫為接子曰
道或使或使使有
使物之功也夫物
有自然非為之所
能也由斯而观季
真之言當也至精
至大皆不為而自
尔物有相使亦自
尔也故莫之為者
未為非物凡物云
云皆由莫為而過
去或使則實之自
使之莫為則虚无
使之也居指名實

之所在物之所在
其实至虚意言愈
疏故求之于言意
之表而後至焉突
然自生吾不能禁
忽然自死吾不能
違近在身中後莫
見其自尔而歎憂
之此或使莫為二
者世所至疑也物
理無穷故其言無
穷然後与物同理
也与物終始者常
不為而自然也道
不能使有而有者
常自然也故曰道
不可有有不可无
物所由而行故假
名曰道胡為大方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
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
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
而盡物道物之盡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盡

林廩齋云萬物之生從伊而始故曰惡起相與

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
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歆惡
去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急緩聚散之事謂因
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
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
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
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歆惡而下至於聚散其
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之可見非唯
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
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遇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
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
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
盡心盡力只說得個物字故曰盡物而已唯知

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尔不在言身不言極于自尔非言默所可議也

呂註

必知問謂之道則已有而不碍身道比故疑於无物問万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盖相治也寒暑屈伸旺相生尅相代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壽事以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尔四時尔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盡此而已此則万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

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於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耳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犬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後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盡不可圍大之盡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或使則實者謂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

而起有名万物之
 母是也若夫觀道
 之人未嘗無物故
 不隨所廢未嘗有
 物故不原所起泊
 然无名出乎六合
 之外豈言知之所
 及哉季真莫為隨
 所廢也接子或使
 原所起也雞狗之
 鳴吠其所化所已
 為也而其所以鳴
 吠者所自化所將
 為也精至無倫則
 無內大不可圖則
 無外或使莫為果
 安在耶此所以未
 免於物以其不遷
 于冥則雖於虛故
 也

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
 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
 愈疏遠矣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
 而歿豈可得而遠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
 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若以
 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
 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
 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性者無窮矣未終也既
 動而止之時也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
 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含萬
 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二者之
 言唯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皆未能遠離
 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
 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
 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
 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
 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二
 者之言皆為泥物而任於一偏安得謂之大道
 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
 別說兩句又妙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

有以其無有也有

無窮於道不可以

已惡觀所謂無止

不與于物終始而

有以其無有也有

不可無以其自無
非我無之也然則
道者假名安可以
名為道莫為或使
皆在物一曲何足
以合乎大道言而
盡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盡物多言數
窮也自物觀之則
道非物自道觀之
無物非道之物之
盡言默不足以載
終身言未嘗言則
非言也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則非默
也議至於此然後
為極

方註 橋起橋然高
起也片合分

合也精之可志精
微之記志也言之
所及知之所至盡
物而已言到盡處
知到至處不過止
於物而已唯見道
之人不隨物之終
不原物之始歸之
無有此辨論之所
以息也莫為莫有
為之者孟子曰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
或使或有使之然
者孟子曰行或使
之二子之說其不
同如此斯劈碎也
詩曰斧以斯之斯
而析之則微而至
於无倫大而至於

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
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
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
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
之盡而求言之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
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盡之議盡
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
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陸方壺云少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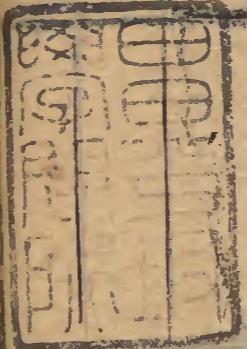
而起於公調為後起處說起太盡既判陽
乃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契所謂窮神
以知化陽往則明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是故有相與者則明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故
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續循環不窮是故
有相代者出入有相殺者以時萬物莫不乘此
氣機以出入有相殺者以時萬物莫不乘此
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唯難
片合於是常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
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
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成此名實之可紀而
精微之可志者也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物
相理橋運之相使也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物
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
隨序橋運四字甚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
也循序即有運而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有升
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而屈伸相感若或使之
曰相使故論道者曰極物而止然此而已知
至相使故論道者曰極物而止然此而已知
不知道非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
不明其起蓋道無名相既無名相安有廢起
為究竟故曰以議之所止季真接子二人名莫

不可圖中庸言毛
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所
謂莫為或使未免
俟有物而終有差
失也

須註

莫為是佛家
自然性也或
使是佻家因緣性
也居言者物也或
使莫為則有言之
所自起故曰言之
本也

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謬
 詭當於其情詭偏於其理太公言造化之效難
 言哉非若雞鳴犬吠人為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
 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見其大至不
 為若將以理精而折之所能盡乎或為物所困而
 可禦豈彼二人之說也論物則未竟為物所困而
 是論物而非論道也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全
 終有失言之過矣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全
 明之說有散遺然造化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
 是偶然聚散造化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
 影嚮但都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則全
 物不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則全
 但不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則全
 雕琢之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
 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成化定性書云天
 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無
 是物之居也名實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無
 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寂却是道之木休萬物之
 無之以為用此個虛寂却是道之木休萬物之
 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無邊見
 類皆失之以個天機視之不可見之而愈遠矣夫
 轉之不可得也且物乘氣機以出之而愈遠矣夫
 真接子之謂也且物乘氣機以出之而愈遠矣夫
 其入曰灰其生也且物乘氣機以出之而愈遠矣夫
 一生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謂是
 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謂是
 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之觀之其
 本也性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上只在一個無
 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而無上只在一個無
 得之與之同理故性亦無所窮米亦無所止以
 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或使莫為則不止
 佻者言莫為或使無則得說或使莫為則不止
 物上見道不知觀道者其立言之本肯始終不
 所起會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無道
 所以者佻道不可有俱道邊見安故曰道不可有
 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俱道邊見安故曰道不可有
 有不說無若究而寧非假名况安故曰道不可有
 無後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况安故曰道不可有
 一不說者又胡足以每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



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
 偏於其所理者結意正以無言上知兩家之問又恐
 人落於其言筌只在有言無言理會急掃一旬
 道物之盡言默不足以為言然則如經以載道之非
 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經以載道之非
 言非默上有言又有盡處以段大類經此意註引
 南華經中國之天經也林需齋似識此意先起
 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
 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說得是也不是他亦看
 得透徹

一主一... 其人曰... 真對... 辨之... 坐真...

